

## 扫却层累，别开生面

汪广松

近一段时间以来，几乎束书不观，也疏于写作；世事浮沉，如光如影，如露如电。忽一日，我到楼下储物柜取包裹，取毕离去，一快递小哥叫住我，又给我一个快件，回家打开一看，原来是黄德海兄寄来他的新书《世间文章》。

我心中一振，喜悦之情无以言表，正所谓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这个“来”不必是有朋至，他的一本书，乃至一个短信，都是一种“善来”。我感到自己精神抖擞，仿佛骏马受到鞭策，奋蹄前行。

对于黄德海的文章和书，首先让我振动的还是他的勤勉。记得十几年前，他刚从复旦毕业，住在学校附近，上班下班颇有些路程。有一天他在厨房择韭菜，想到这样太浪费时间了，他就决定请一个钟点工来做饭，省下时间用来读书写作。这些年他一支笔耕不辍，日将月就，渐渐得心应手，似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写作风格与节奏。每次到他简陋的书房，和他谈话，我总感到振拔，找不到任何借口为自己的荒疏开脱，读他写的书也是如此。

《世间文章》里的文章，以前断断续续地读过，也和他聊过一些。这次重读，经历了一个难忘的漫长的2020年，相当于度过沧桑、劫后重逢。我发现，真正的阅读要在第二次阅读时才有可能发生，初读并非素读，它往往带着不易察觉而且很深的成见、偏见最先上阵。

黄德海在“后记”里说：“写《诗经消息》的时候，我自以为看到了古人在言辞中建立的精美教化系统，并且有维护该系统运转的严密方式，为此振奋不已。”有人对此质疑：“古代真有你说得那么好？你是否有意无意间有所美化？”我的疑问并不在此，古学的美与好，很有可能超越他所构建的“言辞的城邦”。我关注的是，这些古学里的“消息”是否能够反身？“子曰：‘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”这话，他在文章里也引用过。

《世间文章》的前两篇是关于《檀弓》的“试读”之作，这两篇文章要读起来读。第一篇题为《慎终如始》，开篇就说他“一门深入”读《世说新语》，被“管宁割席”的故事吸引，“我记住这个故事，恐怕主要是因为倾慕管宁割席时那刚烈的决绝”。我对此很感兴趣，难道他要处理“初出茅庐”时的那口气？他要怎么做？是否可能？

接下来，他从《世说新语》引出被许多魏晋名士排斥在外的“礼”，既意外又自然，即从他人的反对里看出他在坚持，引鲁迅的话来说，就是魏晋时代的那些“老实人”反对礼教不过是“态度”，“至于他们的本心，恐怕倒是相信礼教，当作宝贝，比曹操司马懿们要固执得多”。（凡尔赛不是？）

“礼教是一整套教化方式”后，黄德海非常小心地讨论“礼教”，他引出《礼记·檀弓》的开头一节，讨论起殷周继承制度来，但这里的意思恐怕不在于制度本身，而在于“经典创造（书写）的那一刻”，他写道：“后来人都会慢慢忘记当时决断的鲜烈，不会体谅当时立法者重大而曲折的心思。”不独于人，经典的初始亦是刚毅鲜烈，若新发于硎。

诗云：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”为什么有初而无终？难道不是所有事情都有一个终点吗？《慎终如始》一文最后引了曾子易箦的故事，曾子临终前听了童子的话，换了季孙大夫所赐的簀（一种华美的席子），“反席未安而没”，等于说还没睡稳就去世了，那这样还有必要换席子吗？但这个故事的焦点在于，临终前才换席子，那之前受赞是否“非礼”？后人对此聚讼纷纷。在辨析朱熹、邵雍、夏旻、吴澄、郑玄等人的意见后，黄德海比较倾向于朱熹的意见，他写道：“即便曾子有‘非礼’之咎，临终时一闻已过即能收摄心神而易箦，不已经足够动人了吗？容纳世间的问题和世人（即便是圣贤）的过错，不正是人世开阔的标志？”

曾子易箦的刚烈一点也不亚于管宁割席，只是这里的“开阔”已经化解了管宁的急促。在我看来，所谓终始者，这里的终并不是初始的完结，而是初始的延续，初始的完成，而初始并非总是正确，也有可能后来偏离方向。曾子易箦，临终改正错误，就是要回到初始的决断时刻吧？所谓慎终如始，便是有始有终，始终如一，落笔在终，念念不忘，永远要回到初始重新开始，只是这个新始已经螺旋式地上升了一层。

试读《檀弓》的第二篇是《无求备于一人》，接着第一篇讲，文章引了《檀弓》记鲁庄公错怪县贲父的故事，关注如何纠错。黄德海肯定鲁庄公“遂读之”的行为，觉得这种方式可以“祛除其因错误、冤屈或燥急而生的戾气，同时安抚生者对逝者的怀念、抱怨、内疚或不满，从而清结双方在各种关系中产生的有垢之情，也给人世清理出足够回旋的开阔空间。”这个开阔因为有了对“具体”的体贴而变得踏实，所以能够“隐恶以全友、无求备于一人，亦无求备于一时，如此才有人世间的动人风光。”

但这并非磨平棱角、圆滑处世。试读《檀弓》的最后引了孔子临终的故事，他认识到孔子，“平常深深收敛的光芒在绝境中不自觉地显露出来，虽然一闪即逝，却让我们罕见地看到了他内在的骄傲。”这可以说是作者的夫子自道吧？我看到这里觉得心安、弯折，在他朴拙的文笔背后，闪烁着独孤九剑的灵动与光芒，在经历人世间的淬炼后依然鲜烈。

现在可以说，黄德海读《檀弓》是对当初读《世说新语》的调整吧？而且

《檀弓》之几就隐伏在《世说新语》里。我们可以谨慎对待他的结论，但他的思考不仅关涉他自己，而且也关涉当下这个时代。

回到《檀弓》。对于先秦六经中的《礼》，我和他一样，“过去最无感的就是《礼》”。在看到魏了翁《鹤山集》中说：“山中静坐，教子读书，取诸经、三礼自义疏以来加重辑比，在我者益觉有味，不知世间何乐可以加此。”对此，我和他一样怀疑。这种无感和怀疑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“五四”时代的文化遗风。

但是，也许只有经过怀疑，我们才能做到“心死则神活”，真正到达先秦，尝到源头活水的味道，就像他在读了几遍《檀弓》之后，发现里面“果有至味存焉”。这个味道，他表达出来了，我也看到了。

他在文中引了《檀弓》原壤死歌及《论语》原壤夷俟的故事，在这两个故事中，孔子的反应特别引人注目，也是后人议论的焦点。在列举几种代表性观点后，他笔锋一转，写道：“孔子完全理解原壤的举动，原壤也完全理解孔子的意图，二人有意在死歌和夷俟之时表现出不同的形态，完成了一次时间跨度很长、使用标准不一的示范演出，以之作为向孔门弟子施教的戏剧，供他们揣摩。”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别开生面的解读，但黄德海把它具体到日常生活中，即是说，对于老朋友的过错，有时候充耳不闻，有时候敲打敲打，这不是现实中的常见情境吗？如此落实到具体，就不是空言了。我以为，他试读《檀弓》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扫却层累，直取核心，而这个扫却是以熟悉和理解为前提的，在此基础上融入具体（时代与人），回到经典的初始创制时刻，体会彼时彼刻的鲜烈，才有可能在今时此刻别开生面。

对于《檀弓》，他写过一些按语，简单直截，别有风姿，比如：

曾子曰：“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。”按此乃礼之节制方式之一，所以防人之悲伤无已。

记得他当面和我说过这个意思，话没说完，我已经明白了，那种好意充满心胸，口不能言。又比如：

邻有丧，春不相（以音声助春）；里有殯，不巷歌。按此为礼之温情，或可免“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”之失。

死而不吊者三：畏（被胁迫而恐惧自杀），厌（被崩坠压死），溺（不乘桥舡而入水死）。按此“论非礼横死不合吊之事”，为礼之严厉一面，以死不吊劝人善其生。

他在文中还列举了一些，但他想说的远不止这些，如果都要说出来，那就非长篇大论不办。而我想读的也不止这些，于是研读《檀弓》，也试写了几条按语，列在这里，以示相应，以收全文。

孔子在卫，有送葬者，而夫子观之，曰：“善哉为丧乎，足以法矣，小子识之。”子贡曰：“夫子何善尔也？”曰：“其往也如慕（如小儿啼呼），其反也如疑（不知神之来否，彷徨不进，如不欲还然）。”子贡曰：“岂若速反而虞（虞祭安神）乎？”子曰：“小子识之，我未之能行也。”按此礼源诸习俗，行之而成；礼以律己，非以责人。

颜渊之丧，饋祥肉（供品）。孔子出受之，入殯而后食之。按此礼乐并举，以乐之阳化礼之阴。

子路曰：“伤哉贫也，生无以为养，死无以为礼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啜菽饮水，尽其欢，斯之谓孝；敛手足形，还葬而无槨，称其财，斯之谓礼。”按此谓“礼生于有而废于无”，孔子则无人而不自得，任其自然，恰如其分，斯为礼之精神。然已隐伏“反礼教”之几，所谓“礼岂为我辈设”。

## 乌尤诗思

刘摩河

“乌尤”是我家乡的一座小山。岷江源源，自北而来。青衣江、大渡河则先自汇合——汇合之后的一段江面被当地人称为铜河——然后由西而东，浑浑灏灏，汇入岷江。岷江水缓，铜河浪急，汹涌的河水会横切江水，直冲东边的江岸。亘古以来承受江流冲刷的江岸是临江的二山。北边是安坐着乐山大佛的凌云山，南边就是乌尤山。两山之间，间隔着一条麻濠河。据晋代常璩《华阳国志》，河为李冰开凿，用以汇合铜河豪横的水势，以减少三江汇合处的水患。相比凌云山，乌尤山本就突兀江中，再加上北面的麻濠河，便形成三面临江的形势，远远望去，秀色一螺，孤耸江心。南宋有一位官拜提点利夔成都路刑狱（即四川的司法长官）的张方，曾经写诗，把凌云、乌尤比作金山、焦山，大概主要依据的就是乌尤山的形貌。

乌尤这个略显奇怪的名字不是山的本名，至少在黄庭坚到来之前，山叫乌牛山，后来诗人过此，青山易名。南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和祝穆《方輿胜览》都记载说，此山“突然于水中，如犀牛之状”，故名乌牛，“至山谷题涪翁亭，状谓之乌尤”。为什么改为“乌尤”呢？黄鲁直先生并未留下解释的文字，大家却回头接受了这个新名字。至于乌牛是否即古来之名，也未可知。岑参来此地任嘉州刺史时，曾经写过一首《上嘉州青衣山中峰题惠净上人幽居》诗，小序有“青衣之山，在大江之中，屹然迥绝，崖壁苍峭，周广七里，长波四匝”云云，又诗歌有句云：“青衣谁开凿，独在水中央。浮舟一跻攀，侧径缘穹苍。绝顶诣老僧，豁然登上方。诸岭一何小，三江奔茫茫。兰若向西开，峨眉正相当。”描述的似乎正是乌尤，所以后人多以为此山在唐代名为青衣山。不过范成大却在《吴船录》中说：“泊嘉州，渡江游凌云，在城对岸。山不高，绵延有九山头，故又名九顶，旧名青衣山。”想是范石湖匆匆游客，未曾深究，却为凌云、乌尤留下一段公案。

我喜欢乌尤山。登临的风景，乌尤与凌云无大差别。但今天的凌云山因为大佛的缘故，终日喧阗，形同闹市。一水相隔的乌尤却被大多数游客视若无睹，侥幸保存一味清凉。风景澄澈的清晨，登山，沿着缭绕的浓绿山径，萦回向上，一直来到山巅乌尤寺的山门前。寺中旷怡亭、尔雅台等处都是临眺的好去处。山影浓浓一堆，摇漾在江流中。西北方，被岷江和铜河环抱的，是小小的乐山城。城市的楼宇树木间飘浮着未散尽的晨雾，也闪烁着晨光。正西面，铜河水迎着目光而来。近处有渔船、鸥鹭、沙洲和江村。目力逆水而西，清晨紫色的峨眉山、缙山（即二峨山）以及三峨山、四峨山，仿佛浮在江上，在天际一字排开。我曾经写过一首《望峨眉歌》，开头道：“秋云万里都净尽，峨眉翠从天外来。青崖紫壁光变灭，巨壑深岩虎啸哀。龙吟沧江出地底，天边草木如浮埃。我来登高临宇宙，峥嵘襟怀为之开。”勉强传达在这高天广地中纵目的感受。

喜欢乌尤山的第二个理由是它不但宜登临，也宜览眺。清初的大诗人王士禛形容此山“单椒秀出”，“浓秀如金陵燕子矶”（《游嘉州凌云九峰记》），非但身姿独秀，且与众山若即若离，便与同群者迥异。“峨眉晚霞寒白雪，江心残照出乌尤”（《三登高望楼作》），这是王士禛在乐山城中所见。“凌云西岸古嘉州，江水潺湲绕郭流。绿影一堆漂不去，推船三面看乌尤”（《嘉定舟中》），这是乾隆时名诗人张问陶泛舟所感。前人比乌尤于焦山也尚好，燕子矶也好，只是因为后者地处江南，经过者多，声名更盛的缘故。其实乌尤山的风景区有其独特处。南京的燕子矶、镇江的焦山，都在长江下游，江天广阔，前后无际，这是一种风景。而乌尤远望峨眉，近傍凌云、马鞍诸山，中间地势平坦，岷江、青衣江、大渡河三江汇流山下，明人何宇度称“真江山辐辏处也”（《益部谈资》卷上），信非虚语。便是另一种风光。前者的耸立更形出茫茫空阔无边，后者则如同宋人《千里江山》图卷展开眼底，咫尺自有千里之势。

《文心雕龙·物色篇》曾说“屈平所以能洞监《风》《骚》之情者，抑亦江山之助乎？”而杜甫以下，诗人入蜀者无不诗胆愈开、诗笔愈奇，从此

江山之助诗人，便成为常谈。其实江山固然助人诗兴，但江山与诗人的相遇，也有幸与不幸之别。永嘉山水遭逢谢灵运，永州遭逢柳宗元，黄州赤壁遭逢苏轼，岂非江山之至幸？否则，只是助人开拓心胸，却得不到文章隽句奠定在诗国的地位，不是江山的不幸吗？乐山风景，古人向以为冠绝西川，可真正播在人口的诗篇，不过太白“峨眉山月半轮秋”一首而已；这首诗却因为题目并未点出写作地点，后人昧于蜀中地理，每每误注误释，不知实作于乐山城北峨江之上。是以虽有佳篇，难彰诗名，可谓大憾事。

乌尤山的委屈，在很长的时间里，恐怕更居乐山郡中之冠。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黄庭坚都曾经过此山，而未留下只字题咏。黄山谷是为其易名之人，最不可解。岑参、苏辙、陆游、范成大都有题咏，却非集中得意之作，向来很少引起读者留意。前面引到张问陶的《嘉定舟中》，颇被今人称道。此诗一二句写乐山城、凌云山相对的形势，三四句转写乌尤山的风光，身临其境，尚觉真切，但就诗论诗，却前后转换突兀，乌尤凭空而出，方位不清，予人不明所以之感。另外，岷江、铜河环抱，所以城为水绕，仅仅“江水潺湲绕郭流”的描述，也是肤廓不真切。的。《峨眉山月歌》五个地名，一气流转，《嘉定舟中》三个地名便转换不灵，这大概就是仙凡之别吧。

王士禛也有一首《江行望乌尤山》：“墨鱼吹浪一江浮，尔雅台荒古木秋。碧水丹山留不得，风帆回首别乌尤。”典故实用，字面用虚，堆砌漂亮词汇，造成似有若无的韵味，这是王氏故技，此诗也不例外。晋代郭璞（清人考证，应是汉代犍为郭舍人，非郭璞）注《尔雅》于山中，留下尔雅台。又洗砚江边，鱼来吞墨，其头尽黑，名曰墨头鱼。最早苏辙在《初发嘉州》诗中已如是说，稍晚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后集》也有相同记载，算是比较生僻的本地典故。王士禛诗前两句所写即此。只是墨鱼春天二三月间才会浮出水面，既然是“古木秋”的时节，“吹浪一江浮”便绝无可能。其次乐山气候温暖，乌尤山中大都是常绿的竹木，那“古木秋”又是什么样的景象呢？除了“碧水丹山”四字是真景真象外，其余景语涂饰太过，也算不得好诗。

题写乌尤，王士禛、张问陶的诗作在明清诗人中还算上品，其他无论矣。不过我却在清代道士李西月编的《张三丰先生全集》中，看到几首署名张三丰的乌尤诗。《游砥柱山》其一：“路从怪竹丛中过，人自高峰顶上行。暂扫苔花相坐语，桂林深处午钟声。”其四：“人翠微兮出翠微，乌尤山里白云飞。松林竹岛相萦拂，长啸一声天外归。”虽然是托名之作，但洒脱天然，的确有仙气，比正经诗人们的诗可爱多了。

幸好，乌尤山到底等到了属于自己的诗人，而且一下子两位：赵熙和马一浮。赵熙字尧生，号香宋，四川荣县人。他大概是晚清民国时期，四川旧体诗词第一人。汪辟疆在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中将其拟作“天捷星没羽箭张清”，且评价说：“香宋诗苍秀密栗。其遣词用意，或以苦吟而得，实皆脱口而出者也。”荣县旧属嘉定府（即今乐山市），所以赵熙晚年居乡，乐山仍旧常来常往。他又独爱乌尤，未来之先，念兹在兹，“万竹青衣岛，岁寒惟尔思”（《到嘉州先寄乌尤寺》）；既来之后，必宿山寺，所作的乌尤山诗因此很多不少。我喜欢《香宋诗集》卷五中《宿乌尤》七律一首：

竹边楼阁罩重重，梦里依然旧日钟。千古江声流不尽，三峨秋色晚尤浓。清时此地吟归雁，海穴通潮蛰老龙。起视神州无限黑，几星残火照中峰。

诗作于1921年五十四岁时。夜宿阁楼，梦中犹是少年寄居山寺时的钟声，此句暗用王播“饭后钟”的典故。何以梦中会有钟声呢？原来是山下江流，终古不绝。想起稍早黄昏时远眺峨眉山，真是江山无改啊。江山无改，奈何人海翻腾。“清时”双关，既指天下未乱之时，也指前清末亡之时。那时“我”曾在此地吟归雁之诗，杜甫《九日》有句“旧国霜前白雁来”，“干戈衰谢两相催”，转眼成真。而乌尤山下水深难测，故老相传有地道潜通包山，故有“海穴”句。字里隐喻蜀中风潮与海内海外息息相通，而军

阀盘踞，便如老龙蛰伏，令人恐惧。最后写梦觉无眠，起视神州，浓黑之中有几星残火，深忧大劫中似又有一点倔强，一丝希望，都在景语之中，待读者自去领会。此诗写景写境是真切的乌尤之景与境，抒情则将一己之身世与国家的兴亡结合，潜气内转，一线起伏，真正是“苍秀密栗”之作。

十八年后，1939年，一代儒宗马一浮也来到乌尤山中。彼时与日本的战事正酣，马一浮先是受浙江大学之聘，随至泰和、桂林、宜山，之后独自来到乐山，选中乌尤寺，准备创办一所独立于现代教育体系之外的传统书院——复性书院。大概是这一年六月初，马一浮登临乌尤寺旷怡亭，口占五律一首：

流转知何世，江山尚此亭。登临皆旷士，丧乱有遗经。已识乾坤大，犹怜草木青。长空送鸟印，留幻与人灵。

此时，书院筹备的事情初有眉目，故诗歌的色调也颇为明朗。首二句写登亭。亭中悬有《如此江山》词榜，词左署款云：“传度大师新构一楼，榜曰‘如此江山’，即赋此词为贺。丁丑大寒节，赵熙。”址是旧址，亭却是1937年的新亭，此不容诗人不知。所以“江山尚此亭”便有江山仍旧，而人力可新之意。前人诗中用“旷士”者，以鲍照《代放歌行》“小人自矜颯，安知旷士怀”为最早，以杜甫《同诸公安慈恩寺塔》“高标跨苍天，烈风无时休。自非旷士怀，登兹翻百忧”为最著，“登临皆旷士”即用杜诗意。旷怡亭近旁是尔雅台，“遗经”切《尔雅》，是“本地风光”；而在诗人自己的语境中，则是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的六艺之学，盖“此是孔子之教，吾国二千年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，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”（《泰和会语》）。二千年中，丧乱不知凡几，而六艺之学不绝，今天再逢大乱，而书院将成，遗经不亡，古学不亡，这便是诗人的“旷士怀”。稍后诗人又有“一江浩浩瀚，千圣接孤危”句（《尔雅台》）和“乾坤不终毁，斯文恒在兹”句（《希声》其一）反复发明此义。

“已识乾坤大，犹怜草木青”，两句可入古人名句之林。字面写景，是登临乌尤山所见。想象马公当日，纵

目则江山入怀，凝视则草木青青，仰得宇宙之大，俯临万物之细，天覆地载，其中必有永恒者存之，则眼前的人世沧桑、世界翻腾，终不足以扰乱此永恒者。非乌尤纵目，不能成此二句，而得此二句，乌尤不朽。这也是我喜欢乌尤山的第三个理由。“乌尤”即“无尤”，目睹天地之大，品类之盛，心地自宽，自然无所怨尤。

诗歌的末联，写人生遭际与行踪如空中鸟迹，则人之行事，亦如蹈虚空，“吾辈所可尽之在己者，亦只能随分，做得一分是一分，支得一日是一日。观未来事如云，幻起幻灭，孰能保证其必可恃邪”（《与熊十力书》）。但随缘固是虚幻，人心中之性灵，却又真实。诗人1941年所作《江村遣病十二首》其一亦云：“鸟印空中灭，天心夜半存。”取义相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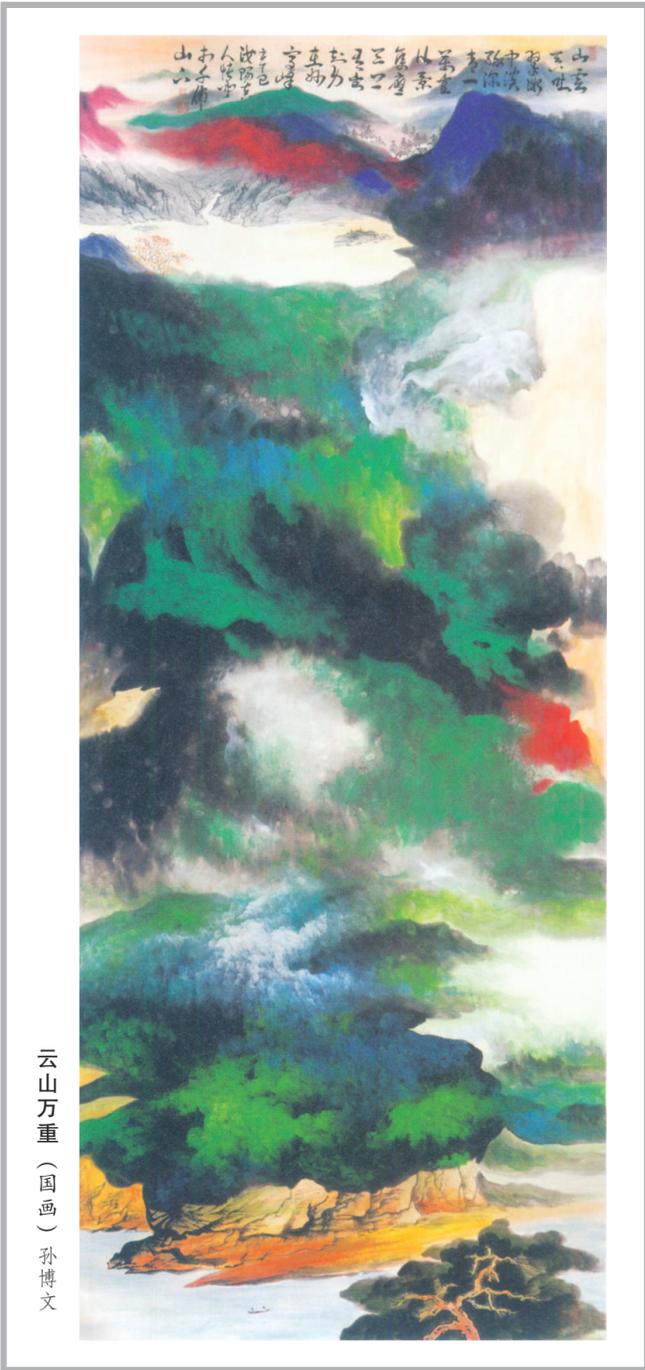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单单就诗论，“已识”二句呼应“登临”，却无诗句承接“丧乱”和“遗经”，又未联的空幻感，到底有些接不住雄阔的颈联，的确是口占之作。这首《旷怡亭口占》最后没有收入诗人自订的《避寇集》中，也许即以此。但单单“已识乾坤大，犹怜草木青”，已足不朽，何况全诗的胸怀自广，用意自深，名句名山，自此两相辉映。

1939年9月15日，复性书院举行开讲礼。此后马一浮一直居住在山脚村舍（1945年秋被水而迁居尔雅台），直到1946年复员返回杭州。近七年山居生活，又写下诗歌数卷。乌尤之于马一浮，便是浣花溪、白帝城之于杜甫。诗人入迹：“身入山林忘世味，心通天地属诗人。”（《再和上巳日韵二首》其二）“无能分香积饭，何人错比浣花居。”（《草堂水涨坏阶拾石以补其缺》）与杜公异代相接的用心至为明显。则乌尤山又何其幸运。马公诗崇唐音，讲究声律格调，而山中诗尤多佳作，聊录二首，以为鼎中一脔，

万古中秋月，今年特地看。身云同出没，人海各波澜。独客乾坤老，千军壁垒寒。巴山吟望处，北斗已阑干。（《八月十五夜月》）

井鬼分星地，龙蛇入梦年。风云飞鸟外，寂寞众人前。太古江流水，齐州日暮烟。黄花开已遍，白发卧秋天。（《九日登尔雅台》）

回到1916年，赵熙从成都登舟，沿岷江南下。经过彭山、眉山、青神诸县，进入乐山境内。穿过风景明秀的平羌三峡，乐山城、乌尤山便遥遥在望。按捺不住喜悦之情，老诗人这时突发想填词，他选择了《三姝媚》这个词牌。词作的下半阙云：“前渡嘉州来也。指竹里龙泓，酒乡鸥榭。一段天西，想万叠千翠，定通瓠雅。断塔林梢，诗思在、乌尤山下。淡染青衣渔火，寒钟正打。”苍秀潇洒，允称名作。而它也做出了准确的预言：诗思在、乌尤山下。



云山万重（国画）孙博文

